

至巴郡渝水之上見予曰某之所治居民勤而信孝於祖禰敬於鬼神事無大小占之龜筮云吉乃敢行焉山王嘗總蜀神今巴蜀黔漢列爲四郡秦人視之一樂爲蜀某之所治王曷臨之予以非公事不欲輕往一日安行又至曰某之治有民周符本袁氏子某之族也去車從袁俗省之也符之生日時皆惡乃祖忌之命勿舉其父平叔不忍棄乳養于外三歲正旦拜諸孫中翁乃大怒詬其子曰汝欲以此命凶之子殺我耶平叔提携而出適友人周寧之相遇於途且告之故寧之曰我未有後人今請養之他日吾室有所出則還君之姓平叔與之自後周日益富表以家編連綿貧甚及周有子而前約不復講矣寧之既亡平叔時往訪符或告之急則亦相濟至于數四平叔私許以爲符實已子且嘗念我乘間爲符言其始末會符之弟來適聞平叔之語叱平叔出明日投牒於官以平叔之言不直官之平叔姓香子頂以告於安行且言子敢告父安行知其詳念非符本心未有所

裁王爲決之子乃與安行偕往夜夢於符見已之初生及王父不舉之語及乃親乳養之事夢未畢哭而起欲自決又以形於公牘牽制於弟隱忍間予復夢中責其不即聽從誓之百下符既覺達旦不寐明日拜于袁氏之門謂平叔曰符不早悟爲大人遺體令神來見責甚我幾死今悔矣且周氏自有子可承祭祀符已不願預其家產唯吾父之從鄉人知之以符爲賢周之子筮乃分家賞與符任其歸宗袁之夫婦老且有託焉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二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三

戒龍第五十一

勝九

周既爲秦九鼎遷諸龍聽命海神前輒因事道宣餘忿不顧殃民有重愆指石爲盟心可信仰天設誓語無偏從茲岸耕桑者無復橫流浸漬年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既并周九鼎西遷諸山之祇會于嶽靈諸川之龍朝于海若所以聽革命而效靈社也二龍俱東相值于江合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闕於江洲二水俱壅波濤橫湧民居其許者千有餘家一日浸漬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于回境予適見之先遣陰兵萬眾障其狂波于造水中解紛謂之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忿不忘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卑道而開禍及居人向非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孑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何及二龍曰敬受敕令既違俱行且約歸而成之及朝宗回日子與之尸事仰天設誓指東西二大石叱之使起須臾兩石峙而立予復戒之曰二江之

龍言歸于好天地為質斯言不渝若二石合而為一則今日之盟可案決別而退

鳳山第五十二

千重肌肉受胞胎 十月懷胎豈易哉 情實片言違主意 羈縻兩紀受身災

不因夢裏騰蹩出 爭得山邊避雨來

子母如初天理在 晚年甘旨且相陪

米山之隅富人王基五旬無子一日醉飽形言晚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也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為哉妻

安氏亦巨室也生平不字性嚴而如聞以自愧乃出粧資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

安喜甚且夜焚香祝于天地每以王氏嗣續為請知柳有娠即以己之衣飾與之至於防

讓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擇女醫以為備既分免果得男子大喜兒之乳哺

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己生也夫君賢之子百辟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

別召乳婦專飼養之或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蓋以吾兒

之故爾兒將周晬矣吾將擇媒嫁汝為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

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為代耶吾憐之即易其衣裝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則辛若畢貴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投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飢寒苦力無所恨也邇來月餘不見兒面兒憶母否宜壽亦哭之聲聞于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箠之甚苦時當寒月盡梳其衣夜屏之外話早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豕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為妻則我且出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儻移時而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携而為貴安氏奪之柳以久於飢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取焉乃行於城郭窮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川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詰責又被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糊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或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

頗豐諸無不足惟我所生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故也即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途俄爾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惟一飯菜米而已誠動幽明所至祇靈為之感格巴渠二江相合之地有鳳凰山子徇導馬見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憇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子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外其家促歸已返中塗予為夢之宜壽自見所生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有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行三日到鳳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魚腹第五十三

生身爲女已卑微 沉被狂夫掠賣之
飲泣父親成瞽廢 積憂母氏似迷癡
異鄉苦樂識難測 一命存亡不可知
直待咎元彰報應 臨終方悔得便宜
蜀土之生民二男四女故其俗以女爲卑活
水之源富民任盈年老無嗣惟一女愛之名
寶珠年十五隨隣伴遊遊蠶市燈下網人中
迷路爲惡少替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
已爲元所賣於夔子矣父哭之失明母喪氏
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耗
盈聞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號泣見投願一
見珠而死予聞之乃救八功曹將三百陰兵
方圓千里四外求之或見珠於夔之魚鹽貨
販而哀詢之讓龍乃得其實予乃夜夢於盈
自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夔門見女與語
女亦夢見其父既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蓋
如夢中所行乃見高珠初爲人婢主母惡之
而棄捷過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傭又三
年復爲隣子詐欺曰爾父求汝今我與汝來
又轉之他家如此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

家主母忌人有卒而珠實懷之恐得罪欲赴
於江而如有人難之父聞珠聲音目乃有見
俱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替元者老矣
予乃遣功曹監治之日挂三百凡月餘扶其
兩目乞匍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
也今爲七曲張主治我良苦且死矣逾年而
殂

口業第五十四

人生口業報非輕 莫把邪言作課程
妄語以虛爲實事 綺辭增百作千名
血隨砂石流無已 罪積陰司貫已盈
犁舌不須求地獄 眼前公案甚分明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
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
侮之智能者亦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
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
至有門地才具出已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
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
也其妻家祖僧也或曰厥弟不良也厥子不
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貶刺之中此猶細

故也人小有過惡則既傳揚之又增飾之以
無爲有以一爲十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
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至於
面折之衆辱之又從而告訐之非特待他人
如此雖已之族黨亦不免爲目其父母爲頑
嚚目其兄弟爲管蔡非止於身爲之也或教
人與訟已則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已則辯證
之所習既久不知其非中年得舌黃之疾使
人砭刺出血勢少間不數日又作尋復治之
大約一歲之間疾五七作每作不下出血一
二升率以爲常一日因與其徒話鬼神幽明
之故言天之兩陽之不特地之豐歉之不一
鬼神之受人祭祀祖禰之遊人真醉皆訶罵
之手適與江濱會語聞其多口予方竊笑之
里城真官虞奇叔曰此特萬分之一耳因備
舉而詳言之予乃遣功曹察其操持使自以
手探舌出以爪掣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流
溢於地觀者千百使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
不可作也如此月餘舌枯不能食而死

東郭第五十五

工作雖然為得財也須擇術自量裁
減輕添重由心造 捉後推前以意猜
業熟雙眸皆督廢 藝精五指盡傷推
三年陽貴人為鑒 寧免鞭笞死後災
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皆慧黠有智數

多機變巧於求利闖闖之徒雖一錢物皆有
贗偽東郭人黎永正本攻輪與賦其作重而
貨運乃改業治斗甫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
欲深斗重秤為囑者倍取其直而與之其欲
減勺為升減合為斗省銖為兩省兩為斤者
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撻絲之秤折底隆
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為便於日用往
往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為用之者
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擊焉陰
理之予乃遣里域神段彥夢禱永正雖悟未
悔既以聲名漸彰求者愈眾食其工直夜以
繼日使其目力昏暗以致朦朧年方四十妻
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
欲頓廢既已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為目
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鋸斧釘鑽冒險施用左

手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肌膚未平事復
被苦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既識
之皆無所軒飢寒切體如此三年使自暴白
其過而死二子相繼以殤由是所用之者因
少戢焉

牛山第五十六

積善須逢善果圓 惡人還值惡因緣
公平苟信無凶報 慘刻蘇珍惹禍愆
但種稻梁先滿地 莫憂荆棘後參天
諸君試看簷頭水 滴滴相承不肯偏

蜀郡涪郡二水相會旁有牛山之阿井邑
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珍所居比鄰而每事相
反信以公恕珍以深刻信以廉節珍以貪墨
信以倜儻珍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珍以匿
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珍以育肩
論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珍
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珍奢
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珍以已律
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珍發人之
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珍為鄙

且忌珍之敢為而不能與之較歲終邑人大
集會酒間鄉老周同舉手示眾曰泰有二水
曰涪曰涇一濁一清皆赴于河發源既殊波
蕩不及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
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珍
乃面頰俱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涇珍是涇
矣珍與苟信聯事而切鄰珍之所為惟信熟
知今信播揚珍惡使鄉老於廣眾中以水比
喻珍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
爾珍每見信必眦睚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
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之子儀真之
便且將殺之次年春析蠶行樂明能與儀真
並行江際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
悟也乃恃力推墮儀真水中儀真急挽其衣
與之俱墜出沒於浪花間予與諸龍君皆預
供神之席因敕二江龍拯之鄭浩二君雅知
二子之詳乃攜儀真近岸而轉明能于淵會
珍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擣焉旋為儀真
牽挽而入觀者如堵呼哭騰沸于不平之乃
使鄭龍曳珍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珍之父

千皆溺萬人兩兩相謂曰孰謂龍天八部有私乎信與珍禍福不在於此日也蓋信之善果已熟而珍之惡業方盈焉

天威第五十七

婦人植性固多偏 孝養勤誠豈易全

宿業雖應雷斧禍 今身幸有事親緣

巨天虐焰俄回息 捲地威風急變遷

馬氏焚尸支氏免 乃知輿議合於天

郵邑民支祖宜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之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贖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城追逮責曰汝前生為比鄰牟容之妻年三十病瘡殲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不平乎汝家司命聞之于天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為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

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俟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姑曰汝以吾子破汝家賢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其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少小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已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支氏無後爾乞少延三月分免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昏風雷交至里域為予言之予知其心乃為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嫜無禮制其夫如奴隸予即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尚義第五十八

昆義由來一父生 至親安可便無情

李華待蔚真堪尚 雍滌駁源太不平折臂與情知顯報 表閭公議得嘉名因今薄俗成淳厚 馮序怡怡免競爭灑水之瀨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任于官每為滌所窘源以長上事之恬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芒必較久之滌源為仇讎妯娌為冤對雍之父母弗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留源之房滌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貴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達源窘以不拜墓之既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詞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乃妹出亦誓之曰法存長幼終不立幼而管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孀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汝以為子華泣對曰是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既長為名士為之娶妻華有子彌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彌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華與子及蔚均為鄉人所舉連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彌明官之彌明失言於蔚華乃捷之彌

明伏羲尊以家貲盡付於蔚曰吾弟主之彌
明自有祿養矣鄉人以爲賢秋杜集予在祭
焉鄉人以雍李相況爲薰猶聞之罵坐復
免源擊之子不平焉乃使直事終其膺而折
之滌妻尋亦疽發于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
生事索索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妻乞丐而死
鄉人以爲不義之報郡守旌華之間曰尚義

旌隱第五十九

世情習俗最移人 日用塵勞喪本真
守道年君天所佑 輕身蘇子鬼猶嗔

至言傳誦爲規範 廟食與崇致莫輪

蜀士始尊中國教 俗儒一旦變真醇

蜀自秦并之後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
化漸有習之者矣而淳厚之風未振蓋淳之
徒競起予恐傷風教有意欲化之一日巴郡

宏渠士人年麟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
廉退非有大故不出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
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尤郡守溫瑀辟請焉
從事既不起丞于辰往邀之接語移時所談
皆安時順便善身避世之語泉欲致守之意

而辭不得達卒罷之辰以告瑀瑀嘉其節蘇
尚功者嘗學於麟未終其業開門受徒以師
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問奴
顏婢膝爲麟薄之或以麟辭達之者尚功踴
門而辯之麟亦自以爲嘗教誨之猶執先覺

九

十二

之義而語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
言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子與
之言也子之所爲吾實恥之尚功自恃少年
奉勇擊麟子適見之乃化一儒士爲之解紛
顧衆而語之曰人之善夫窮達有命在焉非
人爲也奔競無恥不知命者也命之所無求
之何益以常求之偶有所獲以爲求則得之
求益於得是不知道者也苟不知命且不知
道則所守既喪放辟邪侈至於不正不忠不
孝皆由此也二子所爲冰炭君子小人之所

以分也觀者駢聞或問子曰爾爲誰曰予所
謂張仲子者衆驚愕相視問子隱形不見自
是遠邇聞之者若尚功之徒改行有醇厚之
風焉渠人爲予立廟

祐正第六十

謀他財賄已非宜 沉復萌心苦見欺
正女一言祈響報 吉人盡室免傾危
俄驚縲繼皆離體 尋使兇強總磔尸
福善禍淫天理在 非予受祭報其私
北都富室智全禮中春修祀一室盡醉暴客

九

十三

王才者約其徒三人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
直入縛全禮家男女良賤九人婢妾七人唯
全禮之妻與二女容繫之既取其質將亂之
全禮之妻惶懼乞憐幼女舜華年十五與其
姐舜英抱母而泣才欲逼之華罵曰賊賊犯
吾家張神君未知汝也語畢其家司命崔瑄
與智之祖禰告急于予予乃遣功曹輔興領
陰兵百人治之所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盡
執其賊翌日告於里正聞于郡悉誅之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三